

目 录

先生妈·····	吴浊流 (1)
践踏的喜悦·····	罗 洪 (12)
捞金印·····	沈 寂 石 琪 (29)
大姊·····	郑定文 (44)
李勇大摆地雷阵·····	邵子南 (58)
黑女儿和他的牛·····	欧阳山 (83)
“模范村长”·····	罗 丹 (94)
月夜·····	吕赫若 (99)
周大娘·····	崔 璇 (114)
卫生组长·····	葛 洛 (120)
荷花淀·····	孙 犁 (129)
嘱咐·····	孙 犁 (136)
一塌糊涂·····	徐 迟 (144)
小二黑结婚·····	赵树理 (152)
福贵·····	赵树理 (165)
传家宝·····	赵树理 (176)
灾难的明天·····	康 濯 (188)
我的两家房东·····	康 濯 (212)
节日·····	束纫秋 (230)
苏秦之死·····	魏金枝 (240)

麦收的季节·····	周而复 (256)
李秀兰·····	洪 林 (269)
母子·····	于黑丁 (279)
纪念·····	钱钟书 (290)
“俺们毛主席有办法”·····	秦兆阳 (312)
喜事·····	西 戎 (317)
红契·····	束 为 (322)
小阳春·····	杨 绛 (330)
爱·····	曾 克 (347)
货郎·····	萧也牧 (362)
埋香·····	李拓之 (373)
阿煌叔·····	钟理和 (389)
地下的笑声·····	郭沫若 (397)
篱·····	刘澍德 (406)
绝交·····	宋 霖 (421)
钱·····	陆 地 (434)
鬼谷子·····	聂绀弩 (452)
余外婆·····	蒋牧良 (461)
三个朋友·····	韦君宜 (477)
落叶无限愁·····	赵清阁 (485)
土地的儿子·····	柳 青 (492)
落魄·····	汪曾祺 (507)
王参议员·····	巴 波 (518)
网和地和鱼·····	李克异 (532)
木鹤宴·····	林 蒲 (540)
纠纷·····	菡 子 (555)
沉默·····	孔令杰 (579)
英雄的父亲·····	西 虹 (592)

煤·····	李 纳 (603)
金宝娘·····	马 烽 (614)
政治委员·····	刘白羽 (626)
无敌三勇士·····	刘白羽 (639)
老赵下乡·····	俞 林 (649)
太阳医生·····	白 刃 (681)
大风雪里·····	师田手 (694)
换头记·····	柯 岗 (703)
编后记·····	(719)

先生妈

吴 浊 流

后院那扇门，咿呀地响了一声，开了。里面走出一个有福相的老太太，穿着尖细的小鞋子，带了一个丫头；丫头手提着竹篮子，篮子里放着三牲和金银纸香。

门外有一个老乞丐，伸着头探望，偷看门内的动静，等候老太太出来。这个乞丐知道老太太每月十五一定要到庙里烧香。然而他最怕同伴晓得这事，因此极小心地隐秘此事，恐怕泄漏。他每到十五那天，一定偷偷到这个后门等候，十年如一日，从来不缺一回。

当下他见到老太太，恰似遇着活仙一样，恭恭敬敬地迎接。白发蓬蓬，衣服褴褛补了又补，又有一枝竹杖油光闪闪，他到老太太跟前，马上发出一种悲哀的声音：

“先生妈，大慈大悲！”

先生妈听了怜悯起来，立刻将乞丐的米袋拿来交给丫头，命令她：

“米量二斗来。”

但丫头躊躇不动。先生妈看了这情形，有点着急，大声喝道：

“有什么东西可怕，新发不是我的儿子吗？零碎东西，不怕他，快快拿来。”

“先生妈对是对的，我总是没有胆子，一看见先生就惊得要命。”

说着，小心翼翼地进去了。她观前顾后，看看没有人在，急急开了米柜，量米入袋，仓仓皇皇跳出厨房，走到先生妈面前，将手掌抚了一下胸

前，才不那样怕。因为厨房就在钱新发房子的隔壁，量米的时候如果给钱新发看见，一定要被他臭骂一顿，他骂人总是把人骂得无容身之地，那管他人的面子。

有一次丫头量米的时候，忽然遇见钱新发闯进来，他马上发怒，向丫头吓道：

“到底是你最坏了。你不量出去，乞丐如何得到。老太太说一斗，你只量一升就成了。”

丫头听了这样说法，不得不依命量出一升出来。先生妈就问明白这个缘故，马上发怒骂道：

“蠢极了！”

借了乞丐的杖子，凶凶狂狂一直奔了进去。钱新发尚不知道他的母亲发怒，仍在吵吵闹闹，说了一篇道理。

“岂有此理，给乞丐普通一杯米最多，哪有施一两斗米的！”

母亲听了这话，不分皂白，用乞丐的杖子乱打一顿骂道：

“新发，你的田租三千多石，一斗米也不肯施，看轻贫人。如果是郡守、课长一来到，就大惊小怪，备肉、备酒，不惜千金款待他们。你成走狗性看来不是人了。”

骂着，又拿起乞丐的手杖向钱新发打下去。家人吓得大惊，七口八嘴向老太太求恕，老太太方才息怒。钱新发敢怒而不敢言，气无所出，只怨丫头生是生非。做人最难，丫头也无可奈何，不敢逆了老太太，又难顺主人，不得不每月到了十五日依然慌慌张张，量出米来交给乞丐。

后来到了战局急迫，粮食开始配给，米也配分。先生妈因时局的关系不能施米，不得不用钱代了。丫头的每月十五日的忧郁，到了这时候，才解消。

钱新发是K街的公医，他最喜欢穿公医服外出，旅行、大小公事、会葬、出诊，不论何时一律穿着公医服。附近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看见他穿着普通衫裤。他的公医服常用熨斗熨得齐齐整整像官家一样，他穿公医服好把威风摆得像大官一般。他的医术，并没有精通过人，只能算是最普通的，然而他的名声远近都知道。这伟大的名声是经什么地方来的

呢？因为，他对患者假亲切，假好意。百姓们都是老实人，怎能懂得他的个中文章，个个都认错了他。于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所以他的名声传得极普遍的。这个名声得到后，他就能发财了，不出十四、五年，赚得三千余石的家财。钱新发，他本是贫苦人出身。在学生时代，他穿的学生服补了又补，缝了又缝，学生们都笑他穿着柔道衣。他的学生服，补得厚厚的，实在像柔道衣。这样的嘲笑使他气得无言可对，羞得无地自容，但没有办法，只得任他人嘲弄了。他学生时代，父亲做工度日，母亲织帽过夜，才能够支持他的学费。他艰难刻苦地过了五年就毕业了。他毕业后，聘娶有钱人的小姐为妻。叨蒙妻舅们的援助，开了一个私立医院。开院的时候，又靠着妻舅们的势力，招待官家绅商和地方有势者，集会一堂，开了极大的开业祝宴，来宣传他的医术。这个宴会，也博得当地人士的好感，收到意外的好成绩。于是他愈加小心，凡对病者亲亲切切，不像是普通开业医仅做事务的处置。病者来到，问长问短说闲话。这种闲话与病毫无关系，但是病者听了也喜欢他的善言。老百姓到来，他就问耕种如何；商人到来，他就问商况怎么样；妇人到来，他就迎合女人的心理。

“你的小相公，斯文秀气，将来一定有官做。”

说的总是奉承的话。

又用同情的态度，向孩子的母亲道：

“此病恐怕难医，恐怕发生肺炎，我想要打针，可是打针价钱太高，不敢决定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

他用甜言商量，乡下人听见孩子的病厉害，又听见这些甜言顺耳的话，多么高价的打针费，也情愿倾囊照付。

钱新发不但这样宣传，他出诊的时候，对人无论童叟，一样低头敬礼，若坐轿，到了崎岖的地方也不辞劳苦，下轿自走，这也博得轿夫和老百姓的好感。

他在家里有闲的时候，把来访问的算命先生和亲善好事家作为宣传羽翼。他的宣传不止这二三种，他若有私事外出也不忘宣传，一定抱着出诊的皮包来虚张声势。所以，他的开水特别好卖。

钱新发最关心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银行存款折，存款自一千元

到了二千元，二千元不觉又到三千元，日日都增加了，他心里也是日日增加了喜欢，盘算着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上一万元。预算已定，愈加努力，越发对患者打针获利。到了一万元了，他就托仲人买田立业，年年如是。不知不觉他的资产在街坊上也算数一数二的了。

然而，钱新发少时经验过贫苦，竟养成了一种爱钱癖，往往逾过节约美德的界限外。他干涉他母亲的施米，也是这种癖性暴露出来的。虽然如此，他也有一种另外的大方。这是什么呢？凡有关名誉地位的事，他不惜千金捐款，这样的捐款也只是为了业务起见，终不出于自利的打算。所以他博得人们的好评，不知不觉地成为地方有力的士绅了。当地的名誉职，被他占了大半。公医、矫风会长、协议会员、父兄会长，其他种种名誉的公务上，没有一处会漏掉他的姓名。所以他的行为，成为K街的推动力。他率先躬行，当局也信任他。国语家庭，改姓名，也是他为首。

可是，对于“先生妈”他总不能如意，他不得不常劝他母亲：

“知得时势者，方为人上人，在这样的时势，阿妈学习日本话好不好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叫金英教你好吗？”

“蠢极了，那有媳妇教妈妈的！”

“阿妈不喜欢媳妇教你，那么叫学校里的陈先生来教你。”

“愚蠢得很，我的年纪比不得你。你不必烦劳，我在世间不久，也不累你了。”

钱新发没有法子，不敢再发乱言，徒自增加忧郁。

钱新发的忧郁不单这一件。他的母亲见客到来，一定要出来客厅应酬。身穿台湾衫裤，说出满口台湾话来，声又大，音又高，全是乡下人的样子。不论是郡守或是街长来，也不客气。钱新发每遇官客来到，看了他母亲这样应酬，心中便起不安，暗中祈求：“不要说出话，快快进去。”可是，他母亲全不应他的祈求，仍然在客厅上与客谈话，大声响气，统统用台湾话。钱新发气得没话可说，只在心中痛苦，钱家是日语家庭，全

家都禁用台湾话。可是先生妈全不懂日本话，在家里没有对手谈话，因此以出客厅来与客谈话为快。台湾人来的时候不敢轻看她，所以用台湾话来叙寒暄，先生妈喜欢得好像小孩子一样。日本人来的时候也对先生妈叙礼，先生妈虽不懂日语，却含笑用台湾话应酬。钱新发每看见他的母亲这样应酬，忍不住痛苦，感到不快极了。又恐怕因此失了身份，又错认官客一定会轻侮他。钱新发不单这样误会，他对母亲身穿的台湾衫裤也恼的厉害。

有一天，钱新发在客人面前说：“母亲！客来了，快快进后堂好。”先生妈听了，立刻发怒，大声道：“又说蠢话，客来，客来，你把我看做眼中钉，退后，退后，退到哪里去？这不是我家吗？”

骂得钱新发没脸可见人，脸红了一阵又一阵，地若有孔，就要钻入去了。从此以后，钱新发断然不敢干涉母亲出客厅来。但心中常常恐怕因此失了社会的地位，丢了自己的面子，烦恼得很。

钱新发，当局来推荐日本语家庭的时候，他以自欺欺人的态度对调查员说了他母亲多少晓得日本话应酬，所以能得通过了。钱新发以被列为日本语家庭，而对此感到无上光荣。马上改造房子，变为日本式的。设备新的榻榻米和纸门，采光又好，任谁看到也要称赞的。可是这样纯粹日本式的生活，不到十日，又惹了先生妈发怒。先生妈根本不喜欢吃早餐的“味噌汁”，但得忍着吃，也忍不住在日本草席上打坐的苦楚。先生妈吃饭的时候，在榻榻米上强将发硬的脚屈了坐下，坐得又痛又麻，饭也吞不下喉，没到十分钟，就麻得不能站起来了。

先生妈又有一个习惯，每日一定要午睡。日本房子要挂蚊帐，蚊帐又大，又难挂，不但难挂，又要昼晚挂两次，恼得先生妈满腔郁塞。这样生活到第九天晚饭的时候，桌上佳味，使她吃得久，先生妈脚子麻得不能动，按摩也没有效。钱新发没可奈何，不得不把膳堂和母亲的房子仍然修缮如旧，钱新发敢怒不敢言，没有法子，只在暗中叹气，他一想起他的母亲，心中像被阴云遮了一片。想要积极地进行自己的主张，又难免与母亲冲突。他的母亲顽固得很，钱新发怎样憔悴，怎么局促，也难改变他母亲的性情。若要强行，一定受他母亲打骂。不能使母亲觉悟，就不

能实现自己的主张。虽然如此，钱新发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，在能实现的范围内就来实现，不肯落人之后。台湾人改姓名也是他为首。日本政府许可台湾人改姓名的时候，他争先恐后，把姓名改为金井新助。马上挂起新的名牌，同时家族开始了穿“和服”的生活。连他年久爱用的公医服也丢开不问。同时又建筑纯日本式的房子。这个房子落成的时候，他喜欢极了，要照相作纪念。他又想要母亲穿和服，奈何先生妈始终不肯穿，只好仍然穿了台湾服拍照。金井新助心中存了玉石同架的遗憾，但他不敢说出来，只得自恼自气着。然而先生妈拍照后，不知何故，将当时准备好的和服，用菜刀乱砍断了。旁人吓得大惊，以为先生妈一定是发了狂了。

“留着这样的东西，我死的时候，恐怕有人给我穿上了，若是穿上这样的东西，我也没有面子去见祖宗。”

说了又砍，砍得零零碎碎的，旁人才了解先生妈的心事，也为她的直肠子感动了。

当地第一次改姓名的只有两位：一位是金井新助，一位大山金吉。大山金吉也是地方的有力者，又是富家。这两个人常常共处，研究日本生活，实现日本精神。大山金吉没有老人阻碍，万事如意。金井新助看了大山金吉改善得快，又恐怕落后，焦虑得很，无意中又想起母亲的顽固起来，恼得心酸。

第二次当局又发表了改姓名的名单，当地又有四五个，总算是第二流的家庭。金井新助看了新闻，眉头头昏，感觉得自尊心崩了一角。他的优越感也被大风摇动一样，急急用电话来连络同志。须臾，大山金吉穿了新缝的和服，手拿一枝黑柿杖子，足登着一双桐屐得得地来到客厅。

“大山君，你看了新闻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今天有什么东西发表了？”

“千载奇闻。赖良马改了姓名，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呢？”

“唔！岂有此理……呵呵！徐发新、管仲山、赖良马……同是鼠辈。这般猴头老鼠耳，也想学人了。”

金井新助忽然拍案怒吼：“学人不学人，第一没有‘国语家庭化’，又没有榻榻米，并且连‘风吕’（日本浴桶）也没有。”

“这样的猴子徒知学人，都是スフ。”（原文 Staple Fiber 人造纤维，非真货之意）

“唔！”

“当局也太不慎重了。”

二人说了，愤慨不已，沉痛许多，说不出话来。金井新助不得已，乱抽香烟，将香烟和叹气一齐吐出来。大山金吉弄着杖子不禁忧郁自嘲地说：“任他去。”说罢叹出一口气来，就将话题换过。

“我又买了一个茶橱子，全身是黑檀做的，我想乡下的日本人都没有。”

“日后借我观摩。我也买了一个日本琴，老桐树做的。这桐树是五六百年的。你猜一猜值多少钱呢……化了一千两百块钱了。”

大山金吉听见这话，就上去看装饰在“床间”的日本琴，拿来看，拿来弹。

郡守移交的时候，新郡守到地方来巡视。适逢街长不在，“助役”代理街长报告街政大概。接见式后，新郡守说与街上的士绅谈话，金井新助也在座。他身穿新缝的和服，这和服是大岛绸作的，风仪甚好，一见谁也认不出他是台湾人。新郡守是健谈的人，态度殷勤，问长问短。这时候，助役一一介绍士绅，不意中说出金井新助的旧姓名。新助听了变了脸色红了一阵又一阵，心中叫道：“助役可恶。”他的憎恶感情勃勃涌起来了，同座的士绅没有一个知道他的心事。他用全身之力压下自己的感情，随后又想到他在职业上与助役抗争不利，不如付之一笑，主张已定，仍然笑咪咪的，装成谦让的态度谈话。助役虽然又介绍金井氏的好处，然而终难消除他心里被助役侮辱了的感情。

第三次改姓名发表了，他比从前愈加忧郁。人又多，质又劣，气成如哑子一样，说不出来的苦。不久又发表了第四次改姓名，他看了新闻，站不得，坐不得。只得信步走出，走到大山氏家里。看到大山氏放声叫道：“大山君，千古所未闻，从没有这样古怪。连剃头的也改了姓名。”大山金

吉把金井拿的新闻看了，哑然连声都喘不出，半晌，只吐出一口大气。金井新助禁不得性起，破口骂出台湾话来，“下流十八等也改姓名。”他想，改姓名就是台湾人无上的光荣，家庭同日本人的一样，没有逊色。一旦改了姓名，和日本人一样，丝毫不差。然而剃头的，补皮鞋的，吹笛卖艺的也改了姓名。他迄今的努力，终归水泡，觉得身份一泻千里，仍坠泥泞中，竟没有法子可拔。他沉痛许久，自暴自弃地向大山氏说：

“衰，最衰，全然依靠不得，早知这样……”不知不觉地吐出真言。他的心中恰似士绅的社交场，突然被褴褛的乞丐闯入来一样了。

有一天，国民学校校庭上，金井良吉与石田三郎，走得太快了，突然相碰撞，良吉马上握起拳头，不分皂白向三郎打下。三郎吓道：

“食人魃子，我家也改了姓名。不怕你的。”

喝着立刻向前还手。

良吉应声道：

“你改的姓名是スフ。”

三郎也不让他，骂道：

“你的正正是スフ。”

骂了，二人乱打一场。

三郎力大，不一会良吉被三郎推倒在地。三郎骑在良吉身上乱打，适逢同校六年级的同学看到，大声吓道：“学校不是打架地方。”说罢用力推开。良吉乍啼乍骂：“莫迦野郎，没有日本浴桶也改姓名，真真是スフ。”

“你有本事再来。”

二人骂了，怒目眈眈，又向前欲打，早被六年级的学生阻止不能动手。良吉的恨不得消处，大声骂道：

“我的父亲讲过剃头的是下流十八等，下流，下流，下流末节，看你下流！”良吉且骂且去了。

金井良吉是公医先生的小相公。石田三郎是剃头店的儿子。这两个是国民学校三年级的同学，这事情发生后的二三日，剃头店的剃头婆，偷偷来访问先生妈。

“老太太，我告诉你，学校里你的小贤孙，开口就骂，下流，下流，スフ，スフ，想我家的小儿，没有面子见人。老太太对先生说知好不好？”

剃头婆低言细语，托了先生妈归去。

晚饭后，金井新助的家庭，以他夫妇俩为中心，一家团聚一处娱乐为习。大相公、小姐、太太、护士、药局生等，个个也在这个时间消遣。到了这时候，金井新助得意扬扬，提起日本精神来讲，洗脸怎样，吃茶、走路、应酬作法，这样使得，这样使不得，一一举例，说得明明白白，有头有尾，指导大家做日本人。金井先生说过之后，太太继续提起日本琴的好处，插花道之难，且讲且夸自己的精通。药局生最喜欢电影，也常常提起电影的趣味来讲。大学毕业的长男，懂得一点英语，常常说的半懂不懂的话来。大家说了话，小姐就拿日本琴来弹，弹得叮叮当当。最后大家一齐同唱日本歌谣。此时护士的声音最高最亮。这样的娱乐每夜不缺。

独有先生妈，绝不参加，吃饭后，只在自己房里，冷冷淡淡。有时蚊子咬脚，到了冬天也没有炉子，只在床里，凭着床屏，孤孤单单拿被来盖脚忍寒。她也偶然到娱乐室去看看，大家说日本话。她听不懂，感不到什么趣味，只听见吵吵嚷嚷，他们在那里做什么是不知道的。所以吃完饭，独自到房间去。然而听了剃头婆的话，这夜饭后她不回去房间里。等大家齐集了，先生妈大声喝道：

“新发，你教良吉骂剃头店下流是什么道理？”

新助吞吞吐吐，勉强强地辩解了一番，然而先生妈摇头不信，指出良吉在学校打架的事实来证明。说明后就骂，骂后就讲。

“从前的事，你们不知道，你的父亲做过苦力，也做过轿夫，你骂剃头是下流，轿夫是什么东西哪？”

大声教训，新助此时也有点觉悟了，只有唯唯而已。

但是过了数日，仍然是木偶儿一样，从前的感情又来支配他一切。

十五日早晨，先生妈轻轻地咳嗽着，要去庙里烧香。老乞丐仍在后门等候，见了先生妈，吃了一惊，慌忙问道：

“先生妈，元气差多了，不知什么地方不好？”

先生妈全不介意，马马虎虎应道：

“年纪老了。”

说了就拿出钱来给乞丐。

次日先生妈坐卧不安，竟成病了。病势逐日加重。虽也有进有退，药也不能医真病。

老乞丐全不知此事，到了来月十五日，仍在后门等候。然而没有人出来，乞丐愈等愈不安，翘首望内，全不知消息。日将临午，丫头才出来。

“先生妈病了，忘记今天是十五日，方才想起，吩咐我拿这个钱来给你。”

说罢将二十元交给乞丐就要走。乞丐接到一看，平常是伍元，顿觉先生妈病情不好了，马上向丫头哀求着要看先生妈一面。丫头就怜乞丐的心情，将他偷偷带进去。乞丐恭恭敬敬地站在先生妈的床头。先生妈看乞丐来了，就将瘦弱不支之身躯用全身的力撑起来坐。

“我想不能再见了，来得好，来得最好。”

说罢喜欢极了，请乞丐坐。乞丐自忖衣服褴褛，不敢坐上漆光洁亮的凳子，谦让了几次，然而先生妈强劝他坐，乞丐不得不坐下。先生妈才安心和乞丐闲谈，谈得很愉快，好像遇到知己一样，心事全抛。谈到最后……

“老哥，我在世一定不长久了。没有什么所望的，很想再吃一次油条，死也甘心。”

先生妈想起在贫苦时代吃的油条的香味，再想吃一次。叫新助买，他又不买，因为新助是日语家庭，吃味噌汁，不吃油条的。

次日乞丐买了油条，偷偷送来。先生妈拿油条吃得很快乐，嚼得很有味，连赞数声好吃。“老哥，你也知道的，我从前贫苦得很，我的丈夫做苦力，我也每夜织帽子到三更。吃蕃薯签过的日子也有。我想那个时候，比现在还快活。有钱有什么用？有儿子不必欢喜，大学毕业的也是个没有用的东西。”

先生妈说了，叹出气来。乞丐听得心酸，先生妈感到凄凉的半生，一齐涌上心头，不禁泪下。乞丐怜悯地，安慰她道：

“先生妈不必伤心，一定会好的。”

“好，好不得，好了有何用呢？”

先生妈自嘲自语，语罢找了枕头下的钱，拿来给乞丐。乞丐去后，先生妈叫新助到面前，嘱咐死后的事：

“我不晓得日本话，死了以后，不可用日本和尚。”

嘱咐了一番。

到了第三天病状急变，先生妈忽然逝去。然而新助是矫风会长，他不依遗嘱，葬式不用台湾和尚，依新式举行。会葬者甚众，郡守、街长、街中的有力者没有一个不到来。然而这盛大的葬式里，没有一个痛惜先生妈，连新助自己也不感悲伤，葬式不过是一种事务而已。虽然这样，其中也有一个人真心悲痛的，这就是老乞丐。出丧当日，他不敢近前，在后边遥望先生妈的灵柩而啼哭。从此以后每月到十五日，老乞丐一定备办香纸，到先生妈的坟前烧香。烧了香，老乞丐看到香烟缭绕，不觉凄然下泪，叹一口气说：

“呀！先生妈，你也和我一样了。”

——原载《民生报》一九四四年四月，选自《台湾作家小说选集（一）》，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八月出版

践 踏 的 喜 悦

罗 洪

一九四三年初秋的一个清晨，天还没有大亮，有几个人矫健地爬过一家人家的铁门，把里面下锁的长窗撬开了，一窝蜂拥上楼去，把一个名叫杜国梁的青年轻轻松松抓了去。杜国梁年纪轻轻，平日却温文有礼，说话举止又有分寸，深得亲戚朋友们的赞许，就是那泼悍著称的婶母，对他也很有好感，所以他的遭此不幸，着实使大家有点吃惊。

“到底为了什么呢？”大家这样想。

有些比较博闻广见的，知道这年头儿委实不容易对付，上海这个地方看起来虽仍旧那么热闹，到处熙熙攘攘，充满一片欢乐景象，可是暗地里常常有人忽然失踪，别人都无法知道底细。不过杜国梁这青年那么温驯，对于书本子也肯下工夫，没有时下一般轻佻青年的习气，又触犯了什么呢？

那天早晨，他的叔叔杜三爷在睡梦中听得楼下一阵脚步声，听去好像有一大群人直向楼上奔来，他看看玻璃窗，只泛上一点鱼肚白色，知道有什么祸事临上门来，便急忙从床上跳起，踉踉跄跄冲到房门口，抓住门上的把手，决定将门锁上的好，还是开着的好。他猜不准那些奔上来的是什么人，但一种直觉使他相信决不是幸运的事。正犹豫之间，那些杂乱、急促，把整个房屋震动得摇摇欲倒的一片脚声，已经逼近他的门口；于是他全身的血，跟着这可怕的声响不住狂奔，一颗心跳得直往喉头冲；这一瞬间，他用尽平生之力，把两只手支住那扇房门，仿佛这

样一来，一切祸事都可以挡住在门外似的。但他忽然又自暴自弃地放下手，身子靠在旁边墙上只管打颤，那模样儿仿佛是说：挡也不中用，听天由命吧！

然而那些脚声并没有在他房门口停住，并没有冲到他房里的意思，却直向三层楼上奔去。他这才转过一口气，才有余裕看到自己的太太，也已经从床上跳起了，惊惶失措地张开嘴巴，两手抓着乱蓬蓬的头，问他到底是什么事情。

那时杜三爷的一颗心已经不再往喉头冲了，可仍旧说不出话来，又用手向三楼指了一指，把房门开到半尺光景，伸长脖子细细谛听。他这种模样，三太太在平日是决不能忍受的，她一定要把杜三爷结结实实责骂起来，为什么要这样拖泥带水，鬼鬼祟祟？三太太是自命为不让须眉的，相貌也长得有点男子气魄；方颐大额，描写起来很可省却姣媚绮丽那一类字眼。当下她看见杜三爷这种颤栗样子，又记起把她惊醒的那些脚声，觉得暂时不便发作，也挨到门缝旁边，轻声问道：“是什么呀？天没有亮就来这许多人？”

杜三爷对她皱皱眉头，把脖子更伸得长些，意思是叫她不要声响，听听再说。楼上正有些人走来走去，皮鞋声不像刚才的骇人，已经从容得多了；据他猜度，大概是两三个人正在房间里翻动什么东西。夹在这些脚声中间的是一句粗暴嘹亮的诘问：“哪一个叫张伯涛？”

“张伯涛？”他喃喃地说，很像一个应声虫。“哪一个叫张伯涛呢？”

再谛听一会，却听不见楼上有什么答话。这一刹那，整个屋子似乎刚刚扫过一阵大风雨，突然浮上一个凄凉的静默。

“他们弟兄俩出了什么事呀？”三太太又扯扯他：“说啊，你怎么傻头傻脑的——”

杜三爷有点茫然，回头向她看看，正想开口说话，楼上的脚声又响起来。这一回可不像刚才的声势汹汹，皮鞋脚声响得那么有节奏，竟可以说有点斯文。他屏着气，把门缝儿掩得窄了些，只够一只眼睛张望，便静静的挨在那里。

太太给他拦住了视线；依她性子，真想一把拉他开去，可是那些脚

声已经走近了，她不愿再去计较，也不愿挨在那里张望。“你去看吧，这么大清早，总不是什么好路径！”她轻轻的咕嘈。

杜三爷一颗心又怔忡起来，可是他不能不看个明白。楼梯上电灯已经给那些人开得雪亮，从暗里看亮里，分外的清楚。那打头的一个高个儿，帽子压得很低，穿一件淡灰色的雨衣；第二个就是他的侄子国梁，衣裳已经穿整齐了，只是领带还结得不成样儿，脸色静静的，就是那平日的一副镇静态度；旁边有一个圆脸大眼的紧紧挤着他。后边又是三个，都穿西服，两手插在裤袋里，轻松得仿佛结伴儿出去旅行。

那些脚声在楼梯底下转了弯，杜三爷的勇气忽然长出来了，把房门霍的拉开，伸出一只手向太太说：“一共五个！”

“都空着手吗？”

“都空着手，国梁跟他们走了。刚才他们不是问谁叫张伯涛吗？难道——”

“难道国梁就是张伯涛？”她说。那神色之间很有点模糊，弄不明白眼前到底是怎样一件事情。

经过刚才的一阵混乱，沉默便显得格外的深刻辽旷了。现在这时候，好像这所屋子里全部的生气，都给那些来势汹汹的人带走了；他们非但带走了温驯的杜国梁，仿佛带走了一切的生命。现在屋子里只留着非常深刻沉寂，空气也几乎凝冻起来。杜三爷若有所失地向楼梯那边冲了几步，突然又停在那里。

“喂，到底是什么毛病啊——你这样疯疯癫癫的？那些人干什么要把我吓得从梦里直跳起来？”三太太很有点着恼，要不是惊魂未定，她早已不管青红皂白，使起性子来了——怎么天没大亮这些人就闯了进来？而且杜三爷这一副鬼鬼祟祟、躲躲闪闪、藏在门缝里窥探的样儿，也着实叫她动怒；当时是她摸不着底细，暂时容忍一下，现在这些人斯斯文文走了，她就应当把三爷责怪一番了——他干什么要装起这副样子唬吓人，叫她看着简直要失魂落魄呢？她却忘记了叫她失魂落魄从梦里醒来的那些震响错乱的脚步声；至于三爷，他自己也吓得魂不附体，闷不作声，哪里会把她从梦里吓醒过来？